

看船山书院鸢飞鱼跃

■姚 帅

衡阳雁峰区，经一座数百米的木质廊桥，跨过湘江碧浪，便来到东洲岛。岛偏北部，一座静卧在盎然绿意中的庭院，就是著名的船山书院。

船山书院门首悬有一副楹联：“一瓢草堂遥，愿诸君景仰先型，对门外岳峻湘清，想见高深气象；

三篙桃浪渡，就此地宏开讲舍，看眼前鸢飞鱼跃，无非活泼天机。”

木板黑底，字青绿色，寓意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。此联是湘军名宦彭玉麟当年为纪念王夫之先生而撰书于船山书院，现在我们见到的是早几年重修东洲岛时今人王厚祥撰写。

既有“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”王夫之，又是“晚清十大书院之一”船山书院，这门联的来头可谓不小啊！

为探寻此联深意，9月中旬，我们走进东洲岛，在这片浸染了先贤血脉与气息的土地上，品读这副隽永的船山书院联。

怀古劝今

船山书院前的宽敞庭院，一棵巍然的五指古樟郁郁苍苍，百余年时光里，年复一年地开枝散叶。立于大门前的楹联下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湖湘文化学者甘建华深情地讲述着书院历史。解读声中，绿叶飘落，学子负笈而来的画面在眼前浮现，读书声与传道声仿佛又回荡耳畔。偶有细雨纷纷，恍然间，我们又回到了那个朝气蓬勃、春风化雨的年代。

船山书院的前身在衡阳城区的船山祠内，清代光绪八年（1882年），衡阳士绅根据湖南学政朱道然的意见而兴办。翌年秋天，太子少保、兵部尚书彭玉麟回乡养病，见船山书院“院地逼近城市，湫隘嚣尘，殊不足以安弦诵”，于是倡议在南城外东洲岛上重建，带头捐献俸银12000两，使船山书院由县级升格为道府级。据说，书院每年的收入折谷五千余石，这在当时的书院中是极为难得的。

光绪十一年（1885年），新的船山书院竣工后，远在杭州的彭玉麟亲自为之撰写了院联。

“上联起首‘一瓢’，最早出自《论语》‘一簞食，一瓢饮’，寓意生活清苦。‘草堂’是指王夫之晚年隐居衡阳县西石船山前的湘西草堂。”甘建华介绍，“‘先型’意谓先进或先进人物，也有榜样、模范之意，此处自然是指王夫之。”

下半句中“岳峻湘清”，不仅描绘了衡阳的山水之美，也呼应了“高深气象”，有称颂王夫之学问高深、心怀天下、以文化人之意。甘建华总结道，上联是怀古，下联则是劝今，意在激励学子珍惜大好青春年华，勤苦攻读考取功名。

“下联中‘篙’即船篙，‘三篙’借喻湘江河水之深，‘桃浪’则是指东洲岛上桃花飘满江面之美景，这是古代衡州八景之一。”甘建华继续说道，“有趣的是‘鸢飞鱼跃’与‘活泼天机’，修辞手法应接上联，既写了江上风光，又比喻了门生满堂，各展所长、各显才能的生动场面。”

彭玉麟对书院是寄予厚望的，这源于他对王夫之的敬仰与对家乡子弟的期盼。“楹联描绘了一幅美好的愿景图，即院生面对门外峻拔南岳、清澈湘江，能够静心体悟大道，修成船山先生那样恪守气节、胸怀天下的经天纬地之才。”解读完楹联大意，甘建华抬头仰望一眼“船山书院”牌匾，随后迈步走进书院。

鸿儒传道

正对着书院大门的是东洲讲堂，青砖黑瓦中透着庄重肃穆。步入讲堂，只见座位整齐排列，前方大荧屏正简要地介绍着王学（王夫之学说）。我们静静地坐下聆听，一如百余年前的书院门生。

“在那个时代，没有电视，没有手机，没有微信，获取信息的渠道远不像现在这么便利。”甘先生轻声感叹道，“‘一瓢草堂遥’，王夫之隐居的条件非常简陋，我一直好奇他是怎样将学问做得如此博大精深的。”

通天彻地之奇才，寻常世界如何能懂？普通人即使具备坚忍心性，提升学问仍需良师。在信息不畅的古代社会，良师的地位尤为重要，这也应是彭玉麟“宏开讲舍”的原因吧。

书院改建后，杨柏寿、夏彝恂等当时的学术名流都被请来执教。但期待讲舍早日“鸢飞鱼跃”的彭玉麟，却还想“再添一把火”，即找寻一位当世大儒来主持书

院。他第一个想到了“湘学泰斗”王闿运。

早在咸丰三年（1853年），湘军初兴，彭玉麟便与王闿运相识。王闿运素来傲岸，独对彭玉麟甚为钦佩，谓之“刚介绝俗”“功绩卓著”。彭玉麟对王闿运的学问人品亦极为推崇，因此多次邀请他前来掌教船山书院。只因王闿运其时正主讲四川尊经书院，而未能即刻到任。

直到光绪十七年（1891年），王闿运才从湘潭云湖桥来到东洲岛，掌教船山书院。至为遗憾的是，老友彭玉麟已于一年前下世。

王闿运上岛伊始，正值江南三月，恰逢“三篙桃浪渡”的时节。桃花满岸，飘散于江，如霞入水，化作暖波。醉于此景的他曾慨叹道：“东洲桃浪，衡州府八景之一，斯言不谬也。”

就任山长后，王闿运施行了诸多改制。在晚清书院教育颓势之下，他力倡通经致用，实施经世教育，不拘一格培养人才。随着王闿运的到来，船山书院名声大振，不但省内的高才学子纷纷南下，就连邻省江西、广东、福建的莘莘学子也慕名而来，一时有“学在船山”之说。

思源致远

经过数年苦心经营，船山书院终如彭玉麟所愿，学子们“鸢飞鱼跃”，王门桃李广布各界，成为晚清著名书院。

聊完书院历史，门外的雨也停了，我们走出讲堂，漫步在书院清新至极的空气里。

从讲堂旁的一侧小路往里走，又是一番天地，四方庭院地面铺以绿茵草地，眼前正对着一排建筑，斑驳的青砖搭配红栏红窗，饶有古韵诗意。在另一侧临河处，两棵棠树伴墙而生，顶上的花蕾结得正盛，一丛淡红，一丛嫩黄，相映成趣，惹得我们驻足观看。

“船山书院的弟子中，有晚清榜眼夏寿田、民国传奇人物杨度、‘湘南教育王’蒋啸青，还有本是木匠的齐白石。”甘建华的脸上写满了神往。

我问道：“各行各业都是超拔当世的人才，船山书院又是如何做到的呢？”

“那是因为‘二王’本身实力够硬，可以说是同人咸服，举世钦仰。”甘建华不假思索地回答，“王闿运乃当时‘天下第一才子’，‘湘中称名士无双，海内号胜流第一’的‘儒宗’，自身修养极高是一方面；再追根溯源，王夫之思想的启蒙性与开创性起到了很大作用，‘六经责我开生面，七尺从天乞活埋’的独立根性，对湖湘人格和湖湘学风产生了非同一般的影响。”

船山书院的兴盛与“景仰先型”的宗旨密不可分。改建源自彭玉麟对王夫之的崇敬，他高度赞同曾国藩“命世独立之君子”的评价。因此，他甘愿自掏腰包买地建校，以期追怀先贤、培养人才。在其大爱无私的精神推动下，船山书院得到了各方支持，迎来蓬勃发展。

山长王闿运对船山先生极为尊崇，是船山学研究的权威人物，《湘绮楼日记》直接记录阅读王船山著作的文献约有60条之多。在掌教船山书院的25年间，他注重引导院生诵读王夫之的遗著，亲自带领院生定期祭拜先贤，在教学中将王学“经世致用”“康济时艰”“知行相资以为用”理念继往开来。他以培养当世英才为己任，不重科举之学，而注重对学生个人能力的发掘和培养，终使得书院“鸢飞鱼跃”梦想成真。

先贤的精神与人格魅力深深地影响着后世，船山书院由此成为船山思想传承中的重要载体。晚近中国同样有一批志士仁人，以继承中华国粹、弘扬船山学说为己任，让船山思想至今仍充满生机。浏阳人刘人熙是其中的代表人物，1914年在长沙曾国藩祠创办船山学社，发行《船山学报》，在湖南文化教育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。1921年9月，何叔衡、毛泽东在学社旧址创办湖南自修大学，现门楣“船山学社”四字是毛泽东亲笔题书。毛泽东称赞王夫之“开一代风气之先”“对湖南学风有着巨大的影响”。

“如今，船山学说已经成了显学，在海内外都享有盛誉。2016年11月1日，我陪同两位日本学者参访湘西草堂。他俩面向故居弯下腰身，深深地三稽首，那个情景我至今难忘。”甘建华在书院大门前回忆道。言罢，我们跨过门槛，信步走在书院外的青砖路上。

门外已是游人如织，或驻足于楹联前细细品读，或步入书院游览，低声讨论。再往前走，我们注意到道路旁的泥土被翻新，工作人员正种着绿植。

“这样的活，适合请我们来做工。”甘建华爽朗地说笑着，迈步上前观看。我环顾四周，芳草萋萋中，灌木与乔木掩映，皆是枝干挺拔、绿叶伸展。山河无恙，时光流转，来年春暖花开，可期“桃浪”，可盼“鸢飞”。



故土情结

■滕小阳

初读《眷恋红土地》，是高中语文试卷上的阅读理解，其中有一道题为：作者为什么说“红土地，我半边冰凉半边发烫的梦啊？”我的答案是：作者对养育他的红土地充满了爱，因为这片土地刚烈、宽广而多情；同时又充满了恨，因为这片土地孤独、贫穷与落后。这个答案得到老师的肯定，他说，只有真正在农村长大的孩子，才能深切体会对故土的这种又爱又恨的复杂感情。

我的家乡三面环山，距离集镇11里、县城40里，因为山清水秀、土壤肥沃，除了盐和铁，其他生活物资都可以自给自足，农业时代被老一辈称作“神仙洞”。也有人说，由于缺少大江大河的“风水”加持，这个地方难出大富大贵，而我个人认为主要原因是自然条件太好，所以人们习惯了安逸，或多或少都有些不思进取。在我的学生时代，通行做法是：子女能够考上县城的重点高中，就继续就读，考不上的，至多完成“九年义务”就自己谋生。好在我的父母对我抱有执念，即便我没有考上重点高中，他们还是坚持让我完成高中学业，甚至我应届高考没有考上大学，他们还“逼”着我复读了一年，否则，不出意外，我也会加入农民工大军。

记得高中某学期开学时，班上一名女同学疑惑地问我：为什么才过一个暑假你会变得这么黑？我回答：因为要搞“双抢”，被太阳晒的。在我解释什么是“双抢”后，她一脸正色地回应：既然“双抢”这么辛苦，你可以拒绝参加，为什么要这么勤劳呢？这个回应大概率会让所有的农村孩子沉默——我们无法拒绝出生在农村，又怎么有资格拒绝干农活？

干农活，不仅仅可以锻炼体魄，更多的是能够涵养心性、磨砺意志。比如：插秧，只有老老实实扎好马步、一棵一棵插好眼前的秧苗，才能做到横平竖直，插正的同时还不能插太深，也不能太浅，正如做人必须堂堂正正，又不能“沉沦”和“漂浮”；割稻子时，站在田埂上面对茫茫一片，不免心里发慌，但只有稳稳当当挥好镰刀，才能把稻穗分得整整齐齐；踩打谷机，既要有足够的脚力，也要学会“借势”，把握好“收”与“放”的分寸，配合好手上动作，才能让稻谷很好脱粒；担稻谷是个力气活，却是不断挑战自己的过程，能让人体会到“有些沉重无人可分担，只能自己左肩换右肩”，咬牙坚持再坚持，才能成功到达终点。

干农活，也让我少了很多幼年时的童趣。别的孩子还躲在被窝打瞌睡，我已经迎着朝露去放牛，“放牛难耍、放马难骑”，但总是盯着水牛吃草实在很枯燥。下午放牛，又正好碰上放动画片的时

间，所以我曾迁怒于水牛，大牛不好惹，只好揪着小牛的两个角和它“斗一架”。那个时代，大人们仿佛有干不完的活，不是在田里，就是在地里，不是在地里，就是在山上，他们也不会让孩子们闲着，所以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：有朝一日能当个“城里的孩子”，不用干农活，可以整天整天地玩耍，那该有多欢快！

这就是我的故土情结吧。

制图：何芬